**（黑島小手冊封面）**

世界文化遺產

長崎與天草地區的潛伏吉利支丹相關遺產

黑島的聚落

**（右方的大標題）**

長崎與天草地區的潛伏吉利支丹相關遺產

**（右方的摘錄 (頁面中央)）**

無傳教士期間所發展出的日本獨有宗教傳統

**（上方右側的粗體字前言）**

長崎與天草地區的潛伏吉利支丹相關遺產為一處遺產群，反映出潛伏吉利支丹的傳統文化痕跡。當時的基督教曾遭嚴令禁止，傳教士也被逐出日本。即使如此，潛伏吉利支丹仍然未曾放棄信仰，而是透過與神道教、佛教等日本傳統宗教及一般社會交流，成功隱藏了自己的信仰。

**（上方左側的照片）**

外海

移居

移居

移居

移居

12項構成資產的位置圖及潛伏吉利支丹從外海地區移居的路徑圖

**（正文）**

**Ⅰ.傳教士離去，吉利支丹開始潛伏**

1549年，耶穌會傳教士聖方濟各·沙勿略將基督教傳入日本。其後傳教士陸續赴日活動，更有大名為在外國貿易中獲利而成為吉利支丹，並保護傳教士，使得新宗教開始流行於日本全境。長崎地區的民眾長年接受傳教士的親自指導，且成立了名為「組」的信仰社群，以指導者為中心，於各聚落維持並實踐信仰。

然而好景不常，1587年，豐臣秀吉下令驅逐基督教神父；1614年，德川幕府更是全面禁止基督教，將日本的教堂破壞殆盡，所有傳教士被迫遷離日本。曾經積極接納基督教的吉利支丹大名等領導階級只能改信佛教，偷偷潛入日本的傳教士及藏匿他們的信徒也均在遭受嚴刑拷問後被處死。舉發吉利支丹民眾的方針，更是越來越強硬。

1637年，禁教令及藩主施行的打壓政策日益嚴厲，島原藩的吉利支丹終於不堪忍受，揭竿而起，起義占領**原城遺址①**，繼而演變為日後的「島原-天草起義」。此一事件讓德川幕府大為震撼，決定禁止葡萄牙船隻入港，以減少傳教士潛入日本的可能性，同時啟動鎖國政策。1644年，最後一名傳教士殉教。此後，日本的基督教徒不得不在缺少傳教士引領的境況下，自行摸索維持信仰的方式。

**II.潛伏吉利支丹的傳統，就此而生**

即使失去了傳教士，潛伏吉利支丹仍存在於日本。他們盡力躲避嚴厲的舉報，一邊維持正常的社會生活，一邊秘密堅守著信仰。17世紀後半，各地的潛伏吉利支丹陸續遭到大規模逮捕。由於被舉報及鎮壓，幾乎所有地區的潛伏吉利支丹聚落均道盡途窮。

不過，在基督教剛傳入日本時，傳教士最為集中的長崎地區，境況則有所不同。18世紀後，長崎吉利支丹悄悄維持社群，並獨自摸索實踐信仰的方式。居民秘密供奉各自聚落的信仰對象，其中包括：山巒及島嶼（**平戶的聖地與聚落②③**）、與生活及生業息息相關的日常物品（**天草的崎津聚落④**）、聖畫（**外海的出津聚落⑤**）、神社（**外海的大野聚落**）等。他們的儀式及供奉對象皆類似日本傳統宗教，逐漸發展出獨自的信仰型態。

時光荏苒，吉利支丹成功潛伏了長達250年，究其主因則是只要不公開自己的信仰，幕府即採取「無密告便不處罰」的默認態度。潛伏吉利支丹的地下生活與社會的默認態度形成絕妙的平衡，在此種背景下進而孕育出潛伏吉利支丹的傳統文化。